

玉
堂
嘉
話



11889

玉
堂
嘉
話

王
惲
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玉堂嘉話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墨海
金壺及守山閣叢書皆收
有此書守山源出墨海故
據墨海本排印

提要

玉堂嘉話八卷。元王惲撰。惲有承華事略，已著錄。是編成于至元戊子，紀其中統二年初爲翰林修撰，知制誥兼國史館編修官，及調官晉府秩滿，至元十四年復入爲翰林待制，時一切掌故及詞館中考核討論諸事，始于辛酉，終于甲午，凡三十四年之事，所記當時制誥特詳，足以見一朝之制，如船落至祭文、太常新樂祭文之類，皆他書所未見。他如記唐張九齡、李林甫告身之式，記平宋所得法書古畫名目，宋聘后六禮、金科舉之法，以及論宣諭制誥不別，據柳公權跋知唐時已有廣韻，辨米芾之稱南宮以贈官太常，記秦檜家廟之制，摘顏真卿書出師表之僞，謂金史天文志出于太史，張中順與張德輝述塞北之程，劉郁述西域之事，皆足以資考證。而宋遼金三史之議，尤侃侃中理。至如論日月五星，則不知推步之法，謂古婦人無諡，則不知聲子、文姜之例，論六帖則剿襲演繁露，論舜事則誤信錢時論，野合則附會博物志，皆爲疵累。唐六典、女伯女叔一條，二卷五卷再見，亦失檢校。然大致該洽，不以瑕掩，全書已收入秋澗集中，此乃其別行之本也。

原序

中統建元之明年辛酉夏五月，詔立翰林院於上都。故狀元文康王公授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公謂不肖。惲曰：翰苑載言之職，莫國史爲重。遂復以建立本院爲言，允焉。仍命公兼領其事。時不肖侍筆中書，兩院故事，凡百草創，經營署置，略皆與知。其年秋七月，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方帝澤鴻龐，賁及四海，誥命宣辭，頗與定撰。再閱月，蒙二府交辟，不妨供職，兼左司都事。自後由御史，舉行調官晉府，秩滿，復入爲翰林待制。時則有若左丞相修國史耶律公承旨呼魯蘇孫安藏、前姚公大學士鹿菴王公侍講學士圖克坦公、河南李公待制楊恕，修撰趙庸，應奉李謙，不肖雖承乏，幾於無考。其獲從容侍接，仰其祖宗對天之鴻休，聖訓無窮之睿思，皆聞所未聞者。至於文章高下，典制沿革，朝夕饜飫，所得亦云多矣。今也，年衰氣耄，盡負初心。因紬繹所記憶者，凡若干言，輯而爲八卷，題之曰玉堂嘉話。其或燈火茆堂之夜，尊壘心賞之間，吐嘉話於目前，想玉堂於天上，鳴意有時，盛年不再，良可歎也。然昔人有宅位鈞衡，不得預天子私人爲恨，顧惟此生，不爲未遇，用藏家櫃，以貽將來。至元戊子冬季二日，前行臺侍御史秋澗老人謹序。

玉堂嘉話卷一

元 王 惲 撰

大元中統二年秋七早，惲自中省詳定官用兩府經內外兩省薦授翰林修撰，其宣詞云：行己無忝，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材，足鋪張於偉蹟，宜司綸命，以贊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朕命，其修撰雷應詞云：昔年詩禮，已聞鯉過於庭前，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二詞參政楊公筆也。既拜命，謁承旨王公於寓館，公曰：唐人題名記爲三千佛名經，其充詞臣者，卽爲一佛出世。國家文治伊始，汝等首膺是選，於士林有光矣。八月，上都文廟告成，公命某官作釋菜諸文，頗立論其間，公曰：如此文字，有稱功頌德而已。又云：作文亦有三體，入作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蠶尾，虎首取其猛重，豕腹取其植穰，蠶尾取其螫而毒也。此雖常談，亦作文之法也。初公既草諸相宣辭，通作一卷實封，細銜書名，上用院印，付惲呈省，問焉，曰：白麻蓋自中出，今實封防其漏洩，亦唐人鎖院之意也。其立史院奏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纂，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公又親筆作史大略付惲，如帝紀列傳志書，卷秩皆有定體，其傳須三品有顯列者立。又云：太史張中順，金一代天變皆有紀錄，就此公未老，可亟與論定，亦是志書中一件難措手者。切念承旨公諱弼，字百一，曹之東明人。正大元年甲申，獲承勝狀元第，遂應奉翰林文字，殊爲金主眷顧。天興二年，官通議右司員外郎，後

遇聖主。寵光益隆。如諸大計以斯道覺民爲先。論日蝕以徵樂罷。宜爲對。開禮樂之源。則釋菜先師。明慶威之權。則張皇治本。又以葬祭故主爲請。尤焉。後爲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天日爲變色。仍私證爲義宗。據法。君死社稷曰義。其忠不忘君如此。

冬十月。待中和者。思傳旨都堂。與文字召靜應姜真人去者。憚時爲左司都事。宰相命具詔草。其詞曰。靜以知來。智能藏往。念前言之有效。方庶事之惟幾。遐想仙標。載勤驛傳。幡然而至。暫辭嘉遁之鄉。罄爾所懷。與復細氈之論。

至元十四年丁丑歲春二月庚申朔。復授翰林待制。是日赴院供職。

爲春旱禁酒詔。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誥。飲戒無彝。況糜粟者莫甚於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近緣春旱。朝議上陳。宜禁市酤。以食民食。朕詳來奏。實爲臆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間毋得釀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時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爲春旱祈雨青詞。伏以萬物盈於兩間。亭毒必資於帝力。皇天佑於一德。精誠可格於高穹。比者時雨愆常。秋種不下。重念無辜之衆。將罹薦至之災。循省內修。庶回衷眷。爰因雩祭。崇建靈壇。伏望列聖垂仁。九天降鑒。易陰陽之恆數。幹造化之元機。下敕豐隆。霈流甘澍。蘇槁麥於南畝。播嘉穀於東郊。一滌昏霾。溥洽生意。豈惟大賚。三農免失業之憂。嘉與多方。高廩享有年之慶。

同諸公觀唐張九齡等語於玉堂。其詞曰。門下春秋之義。尙重卿才。王國克禎。莫先相位。用增其命。必正

其名。中奉大夫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宏文館學士賜紫金魚袋上護軍裴耀卿。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兼修國史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經濟之才。式是百辟。正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旣樞密載先。而親賢稱首。審能羣會。所蒞有孚。事惟是日。疇咨。故以多年歷選。國鈞繁賴。邦禮克清。宜命曰鼎臣。置之廊廟。耀卿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學士勳如故。九齡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勳封如故。林甫可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勳封如故。主者施行。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上用尚書吏部之印。凡五顆。制可下。旁作細字書某月日某時都事某左司郎中光。以後細銜。相臣與部官同列。去姓而名。名作大字。署曰尚書左丞相。曰金紫光祿守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嵩。曰吏部尚書上柱國武都縣開國伯曷。曰朝請大夫檢校吏部侍郎上柱國豫。曰吏部侍郎。曰朝議大夫守尚書左丞。賜紫金魚袋。挺之。後書年月日。印同前。後稍下以細銜書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兼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臣張九齡宣。曰中書侍郎。曰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內供奉集賢院修撰上柱國臣徐安貞奉行。復作高行細銜。曰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宏文館學士上柱國臣耀卿。曰黃門侍郎。曰朝請大夫給事中。內供奉臣昱等言。復大字與銜平頭書。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復大字與前平。書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已下作五行。用印二十九顆。唯

制字上空。後上與前平頭書郎中憚。下細字書主事懷璆。令史王烈。書令史姚元。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印同前。用告用柿黃斗底綾作卷。凡七幅。上上約一尺。或者謂曲江與林甫通作一告除拜。以鸞臬並集。驚驥同阜爲嫌。予曰。帝堯在上。咎。夔與驩。鯀同列。恐自昔有所未免。正在明君別其賢否。用與不用耳。然唐自開元後。九齡竟罷而相林甫。治亂之分。於斯已見矣。二月壬戌題。唐李紳拜相。後有徽宗御書跋門下興化致理。必資作礪之功。納誨弼違。實賴將明之效。苟非材標人傑。道茂時宗。蘊經濟之宏規。積巖廊之素望。則何以光我注意。尤於具瞻。其惟至公。式舉成命。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張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紳。氣稟清剛。體含冲用。抱金石之正性。挺松桂之貞姿。識達古今。慮周微隱。詞源濬發。洞學海之波瀾。智刃高揮。森武庫之矛戟。中立不倚。方嚴寡徒。長慶一朝。委遇斯極。入參禁密。出總紀綱。王猷多潤飾之能。邦憲著肅清之稱。洎領版圖之任。光彰均節之宜。而又寵辱靡驚。得喪齊致。河洛留神明之政。浚郊恢將帥之謀。威令播於軍戎。豪黠屏迹。憲綱洽於封部。疲羸息肩。俗變阜安。人知禮義。日者嘗以高第煥彼雄藩。當淮海之要衝。控舟車之都會。風望並峻。僉諸莫踰。朕虔恭寶圖。夢寐良輔。爰膺審象。果副虛求。爾宜踐台席之崇嚴。司中樞之密勿。外以底綏華夏。內以勤恤黎元。視同列猶損簏。期君臣如魚水。無使仲山補袞。獨見美於周時。汲黯匡時。常推高於漢史。祇率訓典。往惟戒哉。可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會昌二年二月十二日年月日。上下凡用印五顆。其文卽尚書吏

部之印。旁近下細銜書中書令。次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臣珙宣奉。次中書舍人臣孔溫業行。復作高行與告文齊。細銜曰侍中。次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臣德裕。次給事中臣泰章等言。作大字與細銜齊。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會昌二年二月日。印文同前。大字平書。制可下。細書月日時都事左司郎中。復作高行與制可齊書。細銜曰吏部尚書。次吏部侍郎。次尚書左丞。已上皆闕。後大書與銜平頭。曰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紳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至行字用印一十九顆。全空制字。後復平書司勳郎中判懿。下細銜曰書主事。次張宏亮。次令史楊溫。次書令史。會昌二年二月日。下印同前。徽宗御跋云。恭讀太祖皇帝實錄。載僞蜀李昊自言紳之後。仕孟昶至司空趙國公。方昶與江南通好時。遣其臣趙季札使景。季札回。得李紳唐武宗朝自淮南節度使人相告以遺昊。昊欲誇說其事。結綵爲樓。置告於中。朝服前導。呼聲妓雜奏歌樂。迎歸私第。卽召將相大臣宴飲。仍以帛二千疋謝季札。詳閱告文。正昊所說之告也。然自武宗逮今三百年。苟人以忠諒功業聞於時。有不必金石而堅者。可不勉哉。因節文以載其實。後有復古殿四字上用御書之寶。又有范仲淹富弼吳中復韓縝玉汝己未季秋觀於承旨東廳。先儒論漢人大綱正。節目不備。唐人大備而純。正謂此等制耳。秋澗云。

洛陽竹齋先生李得之云。制誥二體不同。宣辭必須散。誥詞乃用四六。今宣詞皆作四六。非也。蓋宣則王言親諭。誥則牒奉敕行。如蔡正甫作道陵諭孟宗獻詞云。朕新卽大寶。詔有司以取天下士。卿自鄉選至。

於殿陛，四爲舉首，非才之高學之博識之優，何以臻此？今昇以北門應詔之職，朕之待卿不薄。然君子志於遠者大者，無以此爲自足。爾其勉旃。又諭沁州刺史李楫云：有司以卿資應，未當得郡。朕以識卿最久，愛卿占對詳明，進止審當，故有此授。卿當悉力爲民，政成以稱朕意。爾其勉之。是也。其誥如狄梁公、顏少師、李文饒等詞。唐人純用四六，是也。又云：知制誥爲三字詞臣，故唐詩有云：三字詞臣求識面，九重天子望低顏之句。得之先生名國維、淄川人、浮陽王、頤文叔說。

初鹿庵先生奉敕定撰趙祕書先世碑文。纔畢，先生拖車過予於崇寧里，迎視若有喜色。未審何爲，坐定出此文。至其論說，噫！古人有言：風霜別草木之性，危亂顯貞良之節。夫危亂世常有，而全節死義之士不可常得。或相去數百年，或相望數千里，時有一二焉。獨趙氏一門之內，父子兄弟，乃有四人。真可尙哉！昔比干效忠于殷，而受封於周。堯君素盡節於隋，而唐太宗爲文祭之。蓋天下之善一也。聖人一視同仁，寧有彼此之分哉？今趙氏父子兄弟，盡忠於金，而聖天子爲之立碑，淵衷睿鑒，蓋與夫唐太宗、周武王之心不侔而同矣。敢對揚休命，繫之以銘。先生不覺自讀者再。公養氣素厚，且復爾爾，諒以自得用事切當爲喜。乃知文士氣習，至其適意，不知手舞足蹈。古今通一致也。又記呂遜嘗談趙著、呂鯤以詩鳴燕朔間，二人皆出耶律相門下。虎巖每得一聯一詠，卽提擲其帽於几。龍山從旁謂曰：不知李杜下時費多少帽子，聞者爲捧腹。

待制楊恕之

字誠

金文獻公楊尙書子，嘗談其父正大間所陳奏議，今錄於此。臣伏讀聖旨節文六品以下

官有情見詣登聞檢院進奏帖者聖訓廣大蓋將博詢兼覽以盡羣下之智也臣實愚懵無妙謀長策仰裨聖聽之萬一獨取事之切於今日者列爲二事以言之一日簡卒二曰理財簡卒之說復有三焉一日取人材二曰募願爲三曰活驅丁理財之說復有二焉一日納官從便二曰和買可罷臣請言簡兵之說臣去歲在鄉里見其簡卒之時不以人材優劣爲等差而以物力多寡爲次第故所得富民之子弟彼生長於衣食豐裕之中居則役僕隸行則策堅肥未嘗講習天下勞苦之事使之負斗區之重徒步數十里則憊且顛矣況能被堅執銳以爲我軍之前行而逆戰哉倉卒之際非徒無益適足爲我軍之累不若無之爲愈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三說以簡卒則庶乎其可用矣何謂取人材蓋十人所聚必有爲之雄者在千萬亦然如總州縣之丁男不必物力多寡爲先後惟軀幹勇壯是求則所得皆能戰之人矣何謂募願爲蓋天下之民虛爲游手不業者甚衆平日無事則使氣以侮人無賴而犯法其中或有果敢勇健奮不顧身良民所不及者如鈞金束帛之賞募之爲兵則所得皆樂戰之人矣何謂括驅丁蓋天下之奴隸自幼及壯備嘗勤勞艱苦之事其筋體氣力之所服習馳走負任之所慣狃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如簡其人材之勝甲冑者免當房之賤籍之爲兵則所得皆能戰之人且有樂戰之心矣簡卒如是則與夫富民之子弟僇弱而不能戰恒怯而不樂戰者相去豈不遠哉臣請言理財之說臣切見數年前北邊有事之時天下錢鈔遏塞不通交鈔庫不勝換易之多乃選卒持挺力與勝之當是時小民有懋遷之艱商旅有不行之病比年以來漸無此弊者但以多取故也今以南鄙軍興支給浩繁戶部乃日增印鈔之數以救

目前之急。然所出者方來而無窮。所入者雖增而有限。以有限而待無窮。則鈔有時而不通矣。爲今之計。莫若行二說以理財。則庶乎其無滯矣。何謂納官從便。國家利鈔之不行。不若錢之通也。故院務所輸之課。皆使入之。其術固善矣。能限之以分位。拘之以分數。則所入之鈔傷太少耳。夫已收大半之鈔。而臣猶謂之少者。誠恐後日所出者太多故也。如使凡入官之數。銀鈔錢三者一聽民便。或全以銀鈔入者。亦聽之。如此則三者之價。常平而不偏。鈔法以流通矣。且以目前銀價論之。不及錢鈔者。每兩蓋二三百錢。如納從民便。則銀入者多。而價與錢鈔適平矣。此取之之法也。知所以收矣。則所支之法。又不可不知。臣切見國家之取於民。有曰和買。有曰和雇者。徒愛其虛名之美。而不救其利害之實也。蓋和雇和買之有損於國。無補於民。適足爲吏卒之利耳。且科斂之限方急。州縣之官。以鞭笞捶楚從事於忽遽之間。小民奔走趨命之不懈。故出數倍之直。以應上之求。心恐然。惟以不得罪於州縣爲幸。國家憫小民趨辦如是之勞。故出直以償之。意固善矣。奈何州縣官之明幹者少。胥吏鄉里正主首之屬。因緣爲姦。官直之及於民者。十纔二三。則是官有費損之實。民無饒益之利也。爲今之計。莫若罷和雇和買之虛名。凡有科斂。一驗貧富多寡之數而均之。民不必出直以償之。國家方事殷之時。雖戶賦口斂。亦不爲過。何必取公帑不及支之材。欲以益當賦之民。而要雇和買之名哉。且以括馬一事言之。前年馬之取於民者。既議與之直。今歲所括之馬。如又償之。則所費爲不貲矣。況畜馬者皆有餘力之家。待南方平定之後而償之。亦未晚也。若夫邊方攻守之策。兵家奇正之術。固非愚臣所能識也。雖然。臣切料宋人爲此無名之舉者。上無奇

謀祕策可以搖動中國者。特以過聽通逃之言。以爲彼軍朝發。則我民夕應矣。然兵交以來。所過敗衄。我民之心。安然不動。則是狂狡之素計已屈矣。如秋高馬肥之后。鼓行而進。則淮南可折捶而定也。雖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何以言之。蓋得淮南。則江之南北。盡爲戰地。進而相與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洞貫之卒。不得環寇而發。飛騎越蹂之足。不得望風而騁。當是時。宋人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我軍之糧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當如何應援。使彼計不知出此。則固善矣。如使能爲此計。聖主豈可不與二三大臣預爲之謀哉。雖臨敵制宜。千變萬化。然如臣子所言者。上宜先有成算也。臣愚狂瞽。不識國之大計。冒昧陳列。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時每會集日課讀。平宋事跡若干編類者。其間機畫三二顯事。多歸賈楊二人。安藏意不能平。至有言。鹿庵先生徐謂曰。無庸異時修輯正史。豈容及此。從繁就簡。不得不然。安公色爲夷。予且會體要之有方也。山谷所謂研墨作梅。超凡入聖。法當冠四海而名後世。嘗有移船來近花光住。寫盡南枝與北枝之句。其丰度可想見矣。雲夢趙復題云。如王謝子弟。倒冠落珮。舉止欲傾。自有一種風味。此蓋前金高丞相家藏舊四幅。暗香疎影溪雪春風。今失其深雪。見爲宋子玉所收。

古者婦人無諡。雖后妃之貴。止從其氏。至東漢顯宗。始加陰后以諡。自是遵爲定制。宋相李昉春日玉堂卽事有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四方無事簡書稀。予夏日玉堂卽事亦有二絕句。陰陰

槐幄靈開庭靜似藍田縣事廳細草近綠春雨過映階侵戶一時青日長上直玉堂廬思入閒雲待卷舒重爲明時難再遇等閒羞老蠹魚書

頒高麗歷日詔云唯歷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采衛要欲同文高公學士詞也

古墓中玉器血漬者蓋尸以水銀烹其血能漬其尸沁者蓋尸之膏油所沁也其玉器以手拭光穢生白暈者卽尸沁也

玉堂嘉話卷二

看古玉器當解其刀刻碾刻者。刀刻爲上。與碾刻蓋相去甚遠。丞相史公嘗收太康墓中玉環。名曰泥湫龍。係昆吾刻也。

唐李廷珪墨法。商台符嘗云。向抄合萬戶用聚星玉版。研磨李廷珪墨。求木庵書。研爲墨所畫。木庵亟止之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依分數漬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研。論研先觀其石性麤細枯潤。不必須有眼者。其膩潤視之有紫芒而不拒筆者。卽端之佳者也。

看畫當觀其氣。次觀神。而畫筆又次之。用漆點晴。朱砂紅石綠者。皆唐畫也。予嘗觀閩立本老子西昇如

此。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豈律歷天文之謂乎。

太康塚。或云漢梁孝王墓。或云晉何曾墓。以地里物色考之。皆恐非也。予向與吳教授會真定。因及此。吳曰。此晉司馬文王陵也。曰何據。吳曰。昔居太康時。塚前有廟。晉文王祠。至田夫野叟。皆以文王呼之。及發其龜壁。皆刻南征並壽之字。以史攷之。文王南征數矣。豈其然歟。

鹿庵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于後插一銘詞。篇篇是簡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他求。曹南湖亦嘗說作銘辭法度。謂如一人有數事好處。取其重者論之。及詳史漢論贊。其原蓋出于此。